

听我采菇歌

□ 喙林儿



仿佛被过滤掉了，这里没有一丝风。

浓稠的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缝隙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让人渐生一种一辈子都不想离去的慵懒感觉。

那一年，我们从大同市区沿G208公路向着新荣区方向行走大约48分钟车程，到堡子湾乡一带，随处可见漫山遍野的树林，公路上那些一路奔驰而来的汽车行驶到这里，大多就停下了。下车，旅人很快淹没在一片又一片的树林里。也有的人是第一次来，下车询问前面是不是有10公里左右的一大片胡杨林？胡杨林里是不是有很多蘑菇？我不知道这些看似小老杨的树是否就是行人所问的胡杨，也不知道这无边无际的杨树和松树混杂的树林有10公里之绵延，我只能含糊其辞，告诉他们这里反正有蘑菇可采。

上坡，下坡……我们一边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一边东张西望地寻着。突然，老公的一声惊喜的叫声在树林深处响起，我闻声跑了过去。我们蹲下来，翻开枯黄的落叶和腐草，在一个个褐色的地面隆凸处，惊现“白如玉，香如玉”的奇妙场景。我们压低声音低语，生怕有旁人听到过来分走一杯羹。面对这些可爱的小家伙，真不忍那么快下手采摘。这些蘑菇，有的细长挺拔，打着伞，像亭亭玉立的少女；有的粗壮健硕，向着光，不带一点雕琢，活像个就要出征的将士；有的像是拖儿带女，拉着大的，抱着小的，成群结队的；也有的羞羞答答，头上顶着一小片褐色的土，就是不露脸，或者，头戴一顶小草帽，让人走在它的身边都不知所以。

但最终，它们一个个还是进入了我们的篮子，成为我们的碗中餐。说起吃蘑菇，还真有说不完的话。我的老家，是盐碱地，很少有树木存活，在我家老房子后的奶奶庙，生长着一棵粗壮的大柳树，有一次姐妹几个在那里玩，无意间发现树周围长着很多光溜溜、诱人的蘑菇，我们悄悄采回家，全家10多口人饱餐了一顿，从此，蘑菇香甜滑腻的口感萦绕不去。我隔三差五就去那棵大柳树下看看有没有蘑菇又长出来，大多时候，都是失望。后来发现只有在秋季的雨后天晴地方才会长出蘑菇，于是，一到秋季下了雨，我们就小心翼翼跑过去看看，等到有蘑菇长出来的时候，就采走大的、留下小的，用土埋起来让它们继续生

长，等过几天再去采。

这个地方终究不只属于我们，邻居们后来还是发现了这个秘密，他们也去采，没过几年，那个地方就不长蘑菇了。我为此常常惆怅，长大以后回到村里还到过那个地方，那棵大柳树还在，但周边一点曾经的痕迹也没有了。真担心堡子湾这片树林里的蘑菇采着采着就也没有了，树林里，时常遇到那种爷爷奶奶爸爸孙子扶老携幼一家子采蘑菇的情形，他们举着个耙子，在树林里来回回耙，把一袋子一袋子的蘑菇搬到车上。有时候，我很想上前多一嘴，但又缺乏勇气，就自我安慰着：这里和老家奶奶庙前的大柳树毕竟不一样吧。

年年国庆放假期间到堡子湾采蘑菇，已经成为我们一家必定的假期游玩项目。有时候是我们夫妻两个，也有时候带着外地来的亲朋好友，说是采蘑菇，其实不过是为了亲近大自然，和森林耳语，走走，看看，把憋了大半年的情绪吐一下。一边在树林里走，一边找找蘑菇，拍个照，发个抖音，大半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蘑菇自然是可以采到，每次也没有空手的时候。说每次不空手，其实是有点说大话了。去年一秋天没有下雨，树林里的土干干的，走在里面，感觉空落落的。但森林总是给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，接连去了几次后，还是有收获的。旱地里蘑菇虽少，质量却好，白白的、干净粗壮，一点虫蚀也没有，处理后很出货，几个蘑菇就可以和肉炖在一起吃一顿，那味道别致，和“响如鹅掌味如蜜，滑似尊丝无点涩。”的感觉相差颇大，好友说，真像是在吃鲍鱼，我作品，还的确是。

去年最后一次采蘑菇，空手回来的路上，脑子里蹦出严力的一首《蘑菇》诗，“谁能说服自己/在阴暗的处境里生命不存在了/背着光朽木怀了孕”。明年，邀请几个诗友吧，在温暖的树林里，和他们一起看看这“怀了孕”的地方有多么令人悸动。



桑干苍苍蒹葭

□ 胡建民

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从事摄影工作，桑干河畔是我常去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有不少乡村学校和驻军，所以常受邀去拍摄毕业照、新兵照和风景照之类的照片。这些摄影对象热情好奇，我去桑干河畔各处的拍摄景点基本上都是他们用汽车、马车甚至是自行车等交通工具迎来送往。车到“固定桥”后向西南方沿桑干河朔流而上再到“河头”，蜿蜒几十公里的桑干河畔长满了蒹葭，苇草萋萋，万顷苍翠。每当我相机取景框内出现这些蒹葭苍茫的图像的时候，我总会一次次被这如诗如画的风景所吸引。我以为，其实更吸引我的还是这茫茫蒹葭的顽强生命力，你看，无论是暑去寒来还是河水涨落，这些岸边的茫茫苇草总是一层挨着一层、摩肩接踵荡起万顷碧波，向着大河深处漫去。

蒹葭总是与河流结为芳邻。如果说没有河流便没有蒹葭的话，那么没有蒹葭的河流便是没有生机的河流。蒹葭是像芦苇一样的草，葭则是初生的芦苇，奔流不息的桑干河不经意间滋润着两岸的苇草，也造就了这蒹葭苍苍的自然景观。桑干河畔的苇草是混长的，像草丛似的长得不高却丰茂，一片片布满了河滩，远远望去黄茅绿带，好像一层薄薄绿纱，微风吹来，苇草们摇曳着细长的叶子，荡漾起悠悠的绿波。这里的河床常年保持着湿度，滋润着这里的苇草，河床边一道道涓流渗透着岸边的河叉水口，也冲刷着岸边的苇草，裸露的根系上依然挺立的苇草显示着它不屈的生命力。

桑干河畔的蒹葭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，这也正是我喜欢它们之所在。秋冬时节，当凛冽的寒风袭来，金黄色的苇草伏倒在风雪之中的时候，它们会把自己的根系深深扎进冻土中，孕育着来年的生机；春夏时节，当和煦的春风拂来的时候，苇草们又倔强地冒出嫩绿的芽尖，伸展它们的枝叶，演绎着一年一度生命的复苏，可谓“一岁一枯荣，春风吹又生”。

背起珍贵的相机，带上三角支架，

沿着桑干河畔我不知拍摄了多少张人景合一的照片，但我从来没有这样对这里的蒹葭一往情深。我之所以喜欢用桑干河畔的蒹葭为背景，我想我是在寻找一种与我的灵魂更加贴近的东西，不仅仅是为了享受一种远离尘嚣、远离尘嚣的山水境界，更是为了那苍茫蒹葭的顽强生命力给我的感动，那是一种忧郁的感动，那是一种生命的震撼，其实它更接近生命的本质。

当我端起相机对准桑干河上这一望无垠蒹葭的时候，总会有一群乡村学校的学生围将过来，好奇的眼神中是探寻、是讶异，为这片平时并未在意的苍茫背景。这些在桑干河边长大的孩子中，大多还从未走出过这片滩涂草地，甚至从来没去过大同城，但他们与这里的蒹葭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渊源——他们从小就学会在这里的苇草丛中“捉迷藏”，在这水草丰茂的滩涂地里去收割苇草，偶尔他们也会在湍流的桑干河中摸上几条小鱼，然后带回家让父母烹制。他们的童年就是如此简单质朴、至真无瑕，一代传承着一代，就像河边的蒹葭。

我曾读过一篇名为《蒹葭》的诗，这是《诗经》中的一首爱情诗，诗中采用了赋中见兴的手法，通过对蒹葭景物的描写，渲染出深秋时节蒹葭苍苍的空寂悲凉氛围，抒发了诗人思念秋水伊人而终不得见的思想情感。所谓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。而今我之所以也写蒹葭，是感动于那种顽强的生命力，所谓：蒹葭苍苍，人生漫漫，所谓生机，在于坚强。

在我看来，与其说蒹葭苍苍是大自然奉献给人类的一道美景，莫如说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生命的意义，因此我更喜欢用这种诵赋蒹葭的方式去追寻它给我的豁达。它们将根顽强地扎守在桑干河深处，把绿意撒向桑干河畔。蒹葭的怀抱便是桑干河的怀抱，它们早已融入这条母亲河。当桑干河畔的明月芦花浓郁苍茫的时候，我相信所有的蒹葭都会发出生命的芬芳，伴着河水潺潺，生命永恒。

随手拍大同



又见长城 健康摄

